

紫栢老人集

二之
三

C40
4514
(137)

C40-45-14



R 64853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

法語

慈山德清閣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長劫
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瞥然一念果能
念起卽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鑄三毒爲三
德猶已指之屈信耳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
者多緣多緣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
人之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於
學道智爲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或曰旣以智爲障道而念起卽覺非智乎曰
智無二體用之克念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
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
覺之與智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了然觸
好惡關頭便昧却了也故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
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
於好惡境上如急流撐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
舟輕若鴻毛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着鞭
咄直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此

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便是
篙篙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好惡不能瞞者但知
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
行爲之祟耳此祟現前卽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
相以其兩足加我頸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撻我頭
而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卽當於
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念消融譬如
陽回大地層冰頓釋則逆境之賊破矣爾時自信戰
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
下至公之理痛折私暱如折之不斷卽作仇想此想

現前愛魔自滅如是頭頭不宥放過愛魔之窟破之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這等怵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患弱病者不可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乎哉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卽以昏散爲戶昏散無地卽以明淨爲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煅昏散之鑛煅之既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

徹窮萬有而不迷慧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卽明靜而爲昏散聖則卽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爲器善作者卽成上器而不善作者卽爲下器耳寃始終而推之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饌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乎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者也△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爲椎輪然而有心話頭有

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有心話頭於現行時卽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熟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汨汨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炯然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

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

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故也如悟而知之雖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觀天下豈能卽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蟻百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沉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爲高天厚地嘉山秀水奇花艷草瑤宮金屋珍食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爲香以穢爲潔以

苦爲樂竊謂是足以爲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爲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蛔蟻百蟲蟠屈於革囊之中以爲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卽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

△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已者進德之基也含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忘觸逆境不啻乎白刃撼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

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實天光奚生哉

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爲旃檀先照不爲狗糞後照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時一迸露而現行力猛卽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卽五蘊坑中煩惱執着也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迸露之頃着

眼窺徹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痴雲頓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哉於光露之時一肩領過積劫無明當下冰消如兵不血刃天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

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實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圉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爲寶楚王孫圉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雖然華竺不同邦而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

爲寶者照惟盈丈以人爲寶直照千里震旦鼻祖菩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用有行藏旣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聯珠貫以色爲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珠體獨露靈焰爲燈光傳無盡象先而不曜晝後而圓照不曜近昏圓照近智重以悲承之則燈又化爲高廣大車矣是車也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兼載凡聖包舉古今由是而觀則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爲國者不知道化心爲道者可以兼忘天下予以是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

物非神雖靈山重疊眼絕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
澄心多窒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
之卽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解寶
行寶證寶忘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知矣行寶者
其實光漸將完矣証寶者實雖已完不忘則用不全
故惟忘寶者乃能用寶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
哉如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証而不能
忘如人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沉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豎不倫長劫迷
墜情爲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心自心靈徹照極循

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交加如轆轤上下靡有
窮已寃實言之情本於愛愛滋貪疾貪而不足遂生
不悅好惡無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係戀耽湎如醉
如痴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則
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角立角立
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卽知惟於順境相忘之至異而
如一一則無對無對難覺又衆生最初受生由愛而
來順境滋之任運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
於順境照之不昧則愛源漸竭墮波亦停墮不自墮
由愛所生愛旣漸除墮豈不減譬如伐木旣截其根

紫松卷八集
枝柯自隆嗔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乃所履
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聞者活而恒活
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
諸寶鏡光明圓滿象觸卽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
情叢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留影所以從古至今彌
照彌聞我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闕足之履地其
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權耳根旣妙身根亦圓足
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兩
虛相倚頓悟足地能聞亦爾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
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
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
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痴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
則天台四教儀註中可尋脩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
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
能六通縱任無違山壁由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
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卽十惑也亦開合有異
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
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

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粗惑帶落之也如壯夫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爲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筭數吉凶消長文武雜沓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設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

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烏玄鵠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墻也塵沙旣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爲言者言其能爲一切衆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爲見思塵沙根本見思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楞嚴經中分爲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心後兼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

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最初一品
無明而入初住卽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
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卽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
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
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

夫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爲道障而所以障道者
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
莫若於有身智卽妄心也身卽妄身也夫妄心者託
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真心物生
不生物滅不滅真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

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
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
處耽湑味着如自髓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
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猶至於
結恨者不少也此縱妄心情識順則歡然逆則不悅
如此者所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勤勤深謀遠慮以
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
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已此謂痴衆生也究而言之如
此妄念終朝汨汨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妄心不
能空耳我故曰飲食男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

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水泮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真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爲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銷融所謂真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卽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真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眞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良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由所故能所不自所由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則有待故曰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卽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白塞易機易者靈而常通之謂也通卽易易卽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相最爲妖嫚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着生愛雖白外耳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戕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妝飾而觀之四衢之中頭蓬醜露豈惟不生愛着且嘔噦不勝矣再揭皮而觀之寧獨嘔噦且不勝恐怖矣再去肉而觀之則白骨頽然寧獨恐怖已哉始悟由空有骨由骨有肉由肉有皮四者具而加嚴飾乃能惑人今天下紛然如登春臺如觀好花至死不悟可不哀哉矣若外嚴飾而觀其皮外皮

而觀其肉骨外肉骨而觀其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藏之吉地謂之善終可乎

作若有作安能有止止若有止豈復有任任若有任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辣手△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第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

釵釧聲卽破戒戒作麼持僧曰好箇入路由是而觀
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既然
何根不爾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叅粲大師曰願和
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粲曰解脫則且止卽今誰縛汝
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
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
者但能舌拄齟齬齒關謹密雙手握拳夾脊天柱挺
堅不軟以信力爲王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咒上有
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

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爲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
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
勁昏散痛痒自然剝落或一坐半日或兩三日飲食
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始以洞徹
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關技養者自然疑結不化
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嗔悶而嗔悶塞破虛空
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
足蒲團以刻超劫而無超劫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
栖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迴迴然在前
塞煞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豈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

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痛力克治則不煩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衆人處則惕然矣從此以明勇爲前茅克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濫佛語卽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威音之前未有佛興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其誰殊不知苦卽導師何用別徵然威音之後亦以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也惟威音非苦煎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思之則凡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必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如不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卽能知不得徧知

離能知不得徧知離卽離非不得徧知卽離卽非不得徧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真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瞥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興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卽智相也智相卽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

皆無分別既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橫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卽有能所能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彼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既無誰明塵相塵相既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亡元一真心此箇真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元是真心根塵真心迷之成二悟之元一

只此一名待二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說箇
不可得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
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智相復
歸元真蓋迷元真而有此等悟此等而顯元真此等
元真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
又不明了雖不明了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
喚他作昏又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
喚之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不
了境內不作夢昏然而疑能所未成少頃入夢能所
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之自證分入夢則

分兩分能見者謂之見分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喻參
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卽是空生空生處卽是色生萬法雖廣無越
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通非圓圓則理
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元空根塵成滯余以是知
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本無不有則山
河非碍本無則念慮非知山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
念慮非知則無往而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刹刹
皆功德之聚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

情與無情本來一片佛與衆生元非兩致是以衆生笑語卽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卽衆生詠諧之語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譬歎涕唾皆西來意真不我欺自是衆生不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歸本來成現雖然造斯玄極功由慧力譬夫觀語實相者究語所從若生於覺觀外無匡郭則音韻不成若生於根器內無覺觀則鼓擊無由反復推窮兩端不有二旣不有中又何來當體無依豁然獨露如是則豈五目之能窺四智之可測哉

示弟子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而無心

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戶者不可與語此也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子離却倚傍露地上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若定上座從臨濟來或問如何是禪和寤到底定卽搗住擲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膿直教禪和寤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如是之用出世卽名爲佛經世卽名爲儒養生卽名爲老彼倚門傍戶者譬猶賈舟自無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

若彼真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而且
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睜眉努眼高
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徒一朝撞着個没面
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
吾不及如是而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裘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由離起
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所自至人知離
合無我遂推至於遠近無常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
而生不爲老後天而降不爲少近取諸身旣其然矣
遠取諸物未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

如此然受杖楚者不能寃痛之始終則不免魂驚骨
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尚抱
痛取生生隔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
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
積情情積成堅至於賢女化爲貞石萇弘血化爲碧
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情積而萬化無恒
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待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
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旣痛之後始終了無
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乘明應念化痛爲樂痛化
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有而能無可

以卷舒塵刹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卽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靡不達也況入塵塵三昧者哉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時有色處見色之妄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

夫馳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鑑

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非明耳乃幾乎息矣幾乎息者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僧問臨濟見大愚還如何黃蘗便知渠大事已徹師

曰寒者得酒顏面生春飢者得飯精神發悅況醉無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清也包泰清者知是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何所存知則不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之靈知愚知賢知寒知暑知香知臭知古知今於是物也而獨不知人果靈乎不靈乎

般若者真智慧火也凡夫二乘皆有而不皆善用之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真知也真智慧火觸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因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卽知求離知求非卽非離求

因送叅僧骨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寺佛牙且道是同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

波浪潑天香

饑渴燒心令人熱惱幾死少得飲食濟之便覺無限清涼不求而足殊不知飢渴之初有不饑渴者存焉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月忽現前豈待傍人指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飲食男女生飢渴自衆人而上者以功名生飢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飢渴雖復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飢渴之前者未始不同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果兩乎哉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

人絕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產於地而風雨來乎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威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尚必相須而能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苟無雌雄則其化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利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

隱然流而爲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濟之德不足必資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唯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爲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苟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

有甚者認能知爲主人公爲見性爲良知噫嘻奴作郎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鵬鵬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龍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推矣

一身九想初皆強觀強觀力熟應念俱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恐惡難堪計棄此身如厭死蛇腥臭逆鼻魂夢敲棘况復眼觀行者至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往復搜剔臭穢薰蒸淫念何地惟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力成

慾海頓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旣爾
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流而不返
計臭爲香由忽積刻由刻積時由時積日由日積月
由月積歲由歲積劫由劫積迷如油入麴情不復性
麴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爲命升沈萬端
六道板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
微心入骨聖人哀之教卽此想強觀不淨不淨功圓
顛倒習化卽蛇而龍卽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
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逆推其功由一想始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

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此心本來喚識不得喚智不得故曰說是一物則不
中奈何無性隨緣瞥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
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
夫時名染污識此染污非是外染污謂其計八識見
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
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卽生癡見慢愛謂之四
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
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
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

空觀卽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觀力漸猛卽七識我法二執溶然冰銷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作智但要六識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識成智六識旣轉成智不坐頂墮加功不已七識自然轉平等性智此二智在凡夫最初發心出世一念至於第七地是其收功也至於八地九地十地及等

覺皆無功用到也

比來佛法大患患不在天魔外道患在盲師資七大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屏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了百當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

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霧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尚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之叅禪看教唯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耶淨心人生耶半淨半染人生耶全淨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淨土則名實相乖因果離背若半染半淨生淨土者吾聞古德有言若人臨終之際有芥子許情識念娑婆世斷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旣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

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着子能勝叅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雞聞真雞啼假雞啼皆做効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卽乖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何乖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乖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聞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藉多生慧種稍涉獵

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卽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叅於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卽用得着你這般沒頭腦卽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通棄佛學老學老未通流入傷門無所不至我且問你你果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決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儒尚未通安能學佛佛尚未通何暇學老又有一等人謂佛家道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

道且其書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徼不如各守己道却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佛心心自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卽入信今你不愧自己天機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宋黑白天淵不同唐宋時人若裴休蘇軾於宗教兩途並皆有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與佛日爭明卽吾曹或與之酬酢若韜光禪師答白樂天偈寂音尊者酬陳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於碑文經序雖長篇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若合符契非真得佛心者孰

能臻此至 本朝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
吾道者不道全無敢謂亦少盖唐宋諸公與方外人
遊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華之
中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風餘烈後人
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謂首越而之燕也去
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
出身之路不涉忌諱管取不叅禪不看教敢保他悟
道有日如以兩者之間立脚跟不定不若做個長行
粥飯人豈不是好又今之僧俗或親師訪友未見師
友之心便乃揣摩卜度某師不過如此某友亦不過

如此此心既生則雖如來復起亦不能利益渠矣況
其它乎凡親師訪友譬如摘桃寧暇管其樹之曲直
唯在桃美而已若然者親師訪友剛以情識求道豈
非大錯如是七錯我也是趂口胡說一上不知黑白
賢豪以爲何如然此七錯亦是醍醐亦是毒藥能善
用之毒藥未始非醍醐不善用之醍醐未始非毒藥
我又問你此七錯一念未生時着在何處一念已生
時着在何處若人辨得出老漢與他提鞋挈瓶有日
在如辨不出不可草草惹他明眼人笑你去
念非忘塵而不息者蓋念與塵如形與影若謂形先

而影後影先而形後形影本非能所此皆未了心外
無法而隨情穿鑿者也夫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然心
法若似二者何哉良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
無心以情分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
別者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執
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往非執辟如蜂蜜初無中邊
嗚呼此執之累我迦流窮源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
猶澆水於冰冰日漸厚堅者不化而厚者愈堅如是
積習堅於大地厚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
目前無待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

燒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師野
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逸散潤師卽作唯心觀禦之
以爲火寔自心豈有心能燒心之理此觀稍入火卽
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樣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
自消塵忘念消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
不順雖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卽
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物外何
我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蓋
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
此道光大矣

示學者

圓顱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邇而上之云何忽生之前辟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參禪究話頭足以見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菴肅看棗柏華嚴論而悟天

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喑鳴叱咤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偷心頓死活句縱橫苟不得其入所謂千七百則葛藤翻成魔繞一遭纏縛萬劫難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閒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人所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

爲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語祖語自然現前真萬古之名言也常黑庸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氓中親曾勘驗十個却有五雙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雌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

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略病多太細求精刻鬼在我願一切黑白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卽佛入儒卽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用處誰搖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一着猶未夢見在

示法屬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

買檀香雕佛佛終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卽狗糞雕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苦多樂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怎麼撞去了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示鍾生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四大旣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含然大笑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旣散之後皆無有獨現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

乎兩頭旣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有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爲子痛寃子心又復何在如寃身未精卽乃寃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由道也故顏子則隳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若寃其所歸本與儒同宗昔人曰老氏之學源易謙卦也雖然窮生死之故究性靈之極設不學佛終難徹了何以故

蓋窮靈極數之學苟非滿証自心事理無礙者終未
易明也事則屬數理則本靈窮其理而遺其數則謂
乾慧極其數而昧其理則謂之忽本若大瑜珈唯識
乃極數之書也華嚴楞嚴窮理之經也數理俱精如
不透禪宗乃葉公畫龍耳豈能興雲作電哉故學究
身心者身不精則有生死榮辱之累心不精則有好
惡是非之攻故曰究性與命自身心始如忽身心而
不究雖讀五車三藏終與身心何益哉示阮堅之
聖凡無門門啓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
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卽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

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
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
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融
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則
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示李聖本

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隨順現諸淨土與
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
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
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
光明藏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衆生

果無分耶雖然一切衆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
我之知爲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子衣裡之
明珠現有而不能用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
婆之語也昔人以具易證眞淨文禪師呼爲獐臭奴
以文字義理障自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
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
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着用
光曾叅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願持大方廣圓覺了
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
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

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
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磕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
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驀然撞
着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
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
之體之

示邢
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意不過
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
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碍已生已生不碍未生謂之事
理無碍法界如枯來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

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碍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理無碍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爲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碍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碍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碍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鑿人灸豬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碍法界亦惟

旁敲不敢正言今子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難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

示麟
禪人

活人之身固仁矣尤莫若活人之心爲不可思議也活人之身以藥活人之心以法藥則有無難必法則

新刊

三

自心卽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卽佛鑒耳如有疑卽不可放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鑒

示陳
醫生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爲患嗚呼知其爲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覺不覺則不能返既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得矣得而治之則皮煩惱立地根抽始乃治肉煩惱骨煩惱嘻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

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尚乃如斯況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尚不知惡知其義義旣不知惡知其理理旣不知惡知其道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痴乎卽如有身則有飢寒之迫次之榮辱再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有好惡順我則喜逆我則嗔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毘舍浮佛偈如讀而

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證

示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思不死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勞逸以至萬有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海者必以無思爲舟楫而彼岸始登焉然思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不能自聞又必假緣因爲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者誠諸佛之母衆聖之資以相好爲緣因者如觀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爲緣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以聖教爲緣因大善知識爲緣因善友法侶爲緣因以逆境爲緣因以

順境爲緣因或以精進勇猛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寫大乘聖典爲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種種緣因雖皆聞道之助唯最後刺血爲墨書經緣因最爲超勝但衆生身相執重蚊蠅微而咬之尚不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以利針刺指血流心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勝緣苟非素常信心堅篤識見超群者豈易爲之唐貫休尊者題楚雲禪師血書法華云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瀝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詩數十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過五千餘字書

之奚難哉

示法燈居士刺
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無我我所之光照破交錯憎愛之境雖處幽閒寂寞之濱無異乎馬足車塵之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妙

碧雲寺語如奇等

予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光有小大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頂光乃至千萬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勝無量攝山栖霞寺寺背有千佛嶺嶺有巖龕如蜂房螳穴高低曲折累然布列其佛身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四花夢覩佛容

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干尊功未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父志完之自齊迄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金元术屯兵攝嶺將戰禱佛冥祐及戰敗績怒令諸將曰佛既不福我祐賊佛卽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巖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耳目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予雖不敏敢藉如來寵靈并素菴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願脩補之禪伯之孫名海印者實聞予言卽願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元术之毀佛奉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

萬世反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

書示

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肯心自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量國土者非諸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也海印來前予東西南北之人去住無常姑書此以遺若其勉之

海印

一蟲在耳鳴若雷震一蚤在懷攢咬不寧況乃四大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狂土木形骸者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鬪力有強弱勢有輕重大蛇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舉土蛇質重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麻精神恍惚苦楚萬狀

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毘耶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呼五欲爲鴆毒彈偏斥小歎大褻圓會龕入妙百千伎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人用心何如耳善用其心大患鴆毒卽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遭疾將若不起仰藉三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落悲風慘悽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秋容溢目杖屨飄然不急於此中求個無疾病方子作箇自在無患人則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

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
隔江見影橫趨去先後無心分別他文子薦得四大
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示寂言
文子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譬爾情動十界昭然由粗而精
由苦而樂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妬所
感畜生界因癡姪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
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
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
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
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

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
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
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
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
地獄三界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
身圓滿無缺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是以
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己所入
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如於十惡境上
生心卽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妬境上生心卽知是餓
鬼界因於癡姪境上生心卽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

境上生心卽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心卽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卽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卽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卽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卽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卽知是佛界因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飢有淺深畜生癡姪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強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

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爲極苦女身之苦最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參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何者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

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
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叅禪佛海亦由我遊行
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
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以
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
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
門小道一頓併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
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爲根
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
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効驗當來若

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十方諸佛廣長舌
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
十界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身招苦總怨不得
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法燈

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一心既
生矣六根旣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故至人
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
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闡其微無常而納其妙
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
樂鼓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

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
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
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峯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眸澄
淨時開郎趨入肅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
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舍然大喜曰吾
子可謂知言矣因援筆書此以廣其義焉

示道開

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
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圈圍裡過得縱有些微見地
皆非正因故巖頭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
來去佛遙遠真子箇出在處逐隊成群胡吼亂吼若

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賊問罪直饒你古佛再
來也須納款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後
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間苦不窮百年如曉
夢莫待醒來空

老漢挂搭清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
三月時浣母視病勞頓不堪怨而祝曰這廝何不早
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
之乃謂浣郎曰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
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
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惱如來

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懈不至成佛終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

示流
禪人

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業風吹到一處名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青山青山與流水廣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沆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拶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法界現前時事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法界現前時事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卽事法界

事法界卽理法界此便抹略前兩重法界了也只成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卽事事無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無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爲後一法界作前矛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了第四重若過不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無礙法界關捩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捩子非但今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

家亦無不詣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
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
互相冰炭擬作一書折衷三宗墻塹內典適有一禪
人問曰我聞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
孫座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座
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領子曰懷州牛吃
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敢問座主
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
關樞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叅方
去達觀老漢卽今爲現前大衆再下個註脚使人人

管取當下了徹叢林傳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
有個領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若謂傳大士領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
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
乃華嚴第三祖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
性之與相從來冰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
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
如何說異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
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
大衆且道四料揀與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饒你

華嚴四法界重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
謂異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也
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不耐扯葛
藤今日只爲現前大衆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
象相似乃老婆微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
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啻天覆地載而
已豈啻慈父慈母而已但衆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
心旣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撞頭槓
腦左滯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

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
莫道是兩重公案疑則痛叅去

示浣上人

夫慈惠之與謙謹含渾之與精勤深靜之與光明而
殘刻之與我慢褊急之與因循輕浮之與昏庸此六
者之與彼六者果一物乎果多物乎嗚呼善惡無常
籠妙如幻唯了悟自心者能力行善用之雖殘刻亦
慈惠也如存我未忘之徒雖慈惠亦殘刻也以此觀
之慈惠之與殘刻果一物乎哉果二物乎哉顧其人
用之籠妙何如耳故曰善造道者不煩千日之功靡
不臻其妙詎不信夫

示開侍者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
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同
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
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
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卽不可言同如何甄別
△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
曰有義否曰字旣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
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
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語少頃進曰義在六畫師曰
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

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別均則畫畫有
義散則不成本無語

二段俱示
禪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
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
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衆人等以何爲師如來
勅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
能若是如我住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叉旣
爲佛子敢弗欽承邇來去佛時遙豈惟山陬海隅僧
徒不遵戒法卽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叉是何骨
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

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強照所謂本具戒
定慧迷而爲貪瞋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
死生生纏綿業網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
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
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辟若一指之屈伸耳予
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自肯不自肯何如耳
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飲饑而知食男而
知女女而知男既辨肯心卽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
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
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乎予

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
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眾已往所作從此
無論既經拈闍以來斷須共遵佛勅杜絕女人無令
入寺女人旣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亡者
得生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違佛勅死者愈墮生者
滅亡現前大眾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叉爲
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悔

示覺山
寺僧衆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叅混源不契謁育
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
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

曰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
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
薦福室中間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卽棒出
師聞之頓忘前解往叅焉蒙印可師上堂舉楞嚴經
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
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
燕子卽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卽知
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爲人一機
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膽落辟如淮陰出師
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叅須

實叅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人旣皆割斷世緣同
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
個拄杖子也須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
二句做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荐得不
唯可與佛祖爲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難第二
句荐得當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樂去第三句荐
得又不若卽就目前隨緣度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
討甚勞頓雖然古德有言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
汝無拄杖子奪汝拄杖子且道爲甚麼如此咄妙德
菴中辭我去兩行熱淚爲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遽廬也雖然行
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以作個躲避苦
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
則念佛持呪誦經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
盡了我問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爲拄杖子辟
如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將甚
麼斫柴將甚麼捕魚汝等黑樓莽撞如此竟不自
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癡忽略特着當家的
持三則機緣授汝等前途作個拄杖子大須要知
好惡如旃檀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

忍辱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爲我阿諛不知害
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益由是觀
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有冲天志肯落尋
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機緣不透生不如死

夫心術無常聖凡緣起一切惟其所憑憑諸淨則人
法夢空根塵迴脫自心完朗反是則三塗橫闢萬有
沉淪衆苦交纏絆縛終古抱靈男子可不慎哉茲陸
生痛染習難除乘勝道場恭伏三寶光中刺指血書
戒文可謂嚴以自治慎其所憑者也將由凡入聖博
度有情道人血願陸生無忘

示陸
季臯

吾聞古皇先生有言曰大凡物有累則力寡如目累於色耳累於聲鼻累於香舌累於味身累於觸意累於攀緣六塵封蔕一心光蔽矣是以地大四塵所成則能載有情水大三塵所成則能載地大火大二塵所成則能載水大風大一塵所成則能載火大由是觀之一塵不立則其力大不可思議焉吾人封蔕六塵而不知覺終古若長夜固有慧力而不知用寧不痛哉

示楚光禪人

大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

微乎微乎危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功名之域不能尊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靡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夫也

勉馬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辟神以膏辟精以薪辟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矣若然者火未嘗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膚也若所謂性火者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旣哉第貴神而明之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率惡衣

不過糲蔴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吾雖不德夏則
喜着糲蔴冬則樂服布裘食則糟糠菜根豈查靡所
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爲常略不
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喜福者果能踐吾
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
道自然興隆山門自然無事噫青山流水可以怡耳
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
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
不自重乎

示喜福
寺衆

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

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
經皆以僧爲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
不清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
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卽名性戒事
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
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
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
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
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邇來世道交喪凡爲僧者事
戒茫然不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爲天

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像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爲草莽金碧化爲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實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琬公塔院已贖自隋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思業旣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方諸佛釋迦如來一切賢聖僧思大尊者琬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毘舍浮佛傳法頌聞性戒之本源也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

磁基也尔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毘舍浮佛頌始而能讀讀而成誦誦而無間忙閒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強受持能千日不犯則盡形壽可持矣噫仰佛寵靈及大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如鳥雙翅保重不失則運遠騰空有何難哉咄八十翁翁上塲來決不是小兒戲爾等也須知好惡則佛本源枯而復榮涸而復溢端在是矣

示東西雲
居寺僧衆

汝欲他行實爲好事反求古之成大器於當世者無一人不從行脚中來也若不徧遊知識之門歷煉鉗

鈍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雖然未必常行而不
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當行則行當住則住其當
行者或飽食閒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當
住者或逢辣手師承真正道友不住而行其可乎據
汝所見以爲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擬舍而他求
殊不知佛法與世緣皆爲餘事於自己分上了不相
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
世緣支撐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
工愈倍矣如或雖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
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目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

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着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
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
到心如如是則有少許行脚分耳

示慈航
渡侍者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
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性則復爲彼種種本故曰
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其所
欲者又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揩背而痛癢甚奇
但未有知之者殊爲土地恨也

示陸
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
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衆人惑焉古德云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是而觀則得心者于差皆如膠境者一真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卽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卽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熱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卽亦如非卽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矣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爲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

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強照生強照生則

明靜之德變而爲昏動矣昏動旣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末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旣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嗚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顛連長劫痛苦屢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盪飄風之中無須更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爲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當明反昏當靜反動人號萬物之靈而昏散之權在彼而不在此所

以無我而靈者埋沒不振本明不明本靜不靜皆昏
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
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
散之所以然昏散之所以然既明則昏散之權在此
而不在彼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則
由情而復心由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鏡中見眉
目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
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
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真萬
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

功不虛棄終 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名明靜
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流蓋逆無
明流而入法性海故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
諸有離此理昭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梗槩示之亦必
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
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
也其治散亂法亦同良以衆生日用不昏卽散不散
卽昏昏昏昏散散昏昏自無始以來勞敝我如此
又一切病患皆生於昏散故善治昏散者百病輕減
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

必屬我要醒則醒昏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
試之於飲食前後終徵之於卽昏卽散而明止觀由
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不待召
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慧後再爲汝道
未晚也

示陸
季臯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嶂之中
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輩居此當一切起居
屙屎放尿赤體不淨之言宜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
自然之理其必不愆者也反是則能久處而無魔事
未之有也噫住茲幽勝受此清社真片時直抵百年

可不自重自大哉

潭栢示
法侶

近日人命于連今日舍利臨筵且道誰福誰罪開沉
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無邊

西雲居
示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卽知有風物潤卽知有水
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固有之光初無
內外匪屬生滅無我而靈眼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
聞聲鼻假之而識香臭舌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
憑之而始有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
位真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薦取
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

爲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卽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指爲識神佛性則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乃法海老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仰山畏其機峻呼爲岑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與佛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菽麥不知每認識神爲佛性斥佛性爲識神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卽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學者佛性識神尚辨不出況矮人與瞎公難乎萬佛也不識好惡一味信口亂統不遑顧人喜與不喜但願綱宗明白眼目人天雖殺

身可也巖頭曰但了綱宗本無寔法叢公法窟爪牙也不以佛性識神提撕直以綱宗爲已任學者可以思矣蓋綱宗曉了魔外防閑不費金湯祖庭自固矣所謂寔法者說理說事說事理無礙說事事無礙說鼻祖東來斥相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三藏十二部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

泉潤大地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旣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教則受教瞞叅宗則受宗瞞教與宗並是出世清淨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何是綱宗卽臨濟雲門潞山法眼與洞上密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矣故綱宗一明卽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教

家綱宗如不明理事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錯鎚學人死其偷心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臭布衫始光須知佛祖旋陀羅尼智非黑白淺識鬪茸所堪留神惟大心衆生可以擔荷旋陀羅尼卽宗教綱宗別名耳始光如旋陀羅尼不知則心不明且被情奪將恁麼當眼見性乎性亦不難見難在于不能自重能自重凡所施爲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譚禪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圖个口解脫便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有十箇辨別不出識神佛

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所以然之說渠安能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率情則無往不麓何以故率性則無往而非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非有我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如人渴不見水又飲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率性能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行無擇境緣順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而修古德曰識得主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掛月撥草瞻風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扶籬摸壁去此卽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不

得不料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率性不昧則始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有光明謂之密以此密能料簡防閑魔外謂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外有密意否曹溪曰密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有密意否萬佛則曰玄沙破砂盆是密意臨濟乾屎橛是密意雪峰滾毬是密意曹山木蛇是密意瀉山水牯牛是密意耽章和尚墮字是密意始光若謂破砂盆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魔外見解如此若謂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去則樹動不識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

之譬也動與潤識神之譬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
光如能玩象得意則識神與佛性一任安名賞號了
無過咎如意未得則句不活句不活則不能洗光佛
日且道佛日懸在何處咄除却覆盆求燭照斬頭覓
活太癡生

示始
光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終

紫柏老人集卷之三

法語

憨山德清閱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
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
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
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
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
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
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

平世界忽構此大謗大疑大危雖復邪黨橫駕由理
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清楚皆
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
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
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
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煅煉般若捨身受
身于出世常爲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
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卽是邪黨非
佛眷屬非忠孝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刻藏一事
最爲肯綮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

示弟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
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
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
旣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貲
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氊被抱犬而臥犬
亦飢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猶不廢業
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嗚呼一
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于士庶冀以自
達者哉一則貧困到骨猶吞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

曹藉大覺老人之靈寵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較諸梁元帝朱鎮南猶斥鷃之匹大鵬也且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漚華空影能精勤克勵置形骸于度外實學問若珠璣必冀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翫情絕俗爲求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譬如求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燄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

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不真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一念亦必不真上下旣皆不真豈有不真之師而能教真弟子哉豈有不真弟子而能親近真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真出家卽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吒叱鞭朴之間轉常情爲智

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爲海徹已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不如蚤死一日也

讀顏氏家訓示修聞

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至于幸而爲人乃受女身是則爲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爲鴆毒坑爲惡蛇窟鴆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曰寧爲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身爲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

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卽皆生疑卜度人旣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以此消聲僧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蒂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己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推究明白卽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旣因欲念而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

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鳩毒坑中終難
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
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真心學
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己如
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鵠鳥雀斷一肩荷
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
好心爲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惟有觀身一
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脈
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
因何而有于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

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煖者感火而有
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鳩毒坑
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爲
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
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
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于係我尋常開
示女人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
△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爲
樂既認苦爲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出離何期何
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爲樂是第二重迷

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耍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若不遠祗汝現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

二段俱示女人

大鑑悟後卽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

則兩言若反異則旣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卽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卽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而目可空可有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瞥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

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
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
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真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
三藏也如以蘊真之義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
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
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
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
以三隅反也予改以順南字之以含藏識中有覺義
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
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

不違違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違門也順無明而逆覺
義故曰違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
遵我言而躬踐之卽三如來藏者可坐証也

示性藏

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
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宜直下便
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

示弟子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
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
大所轉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轉身執自消自消
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

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
志堅精拚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色
卽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
成務卽智運悲不沈枯寂卽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
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非四禪四空

可匹也

示王仲素

顏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賊死到
不改所以握拳透爪齧齒空齟固其所也吾曹叅禪
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一生可辦

示弟子

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

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
利發軔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
德操心則劫奪毀辱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
寵總是驚媒驚媒汨心神魂常擾況遭劫奪毀辱之
際而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爲
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
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杲日計
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
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
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

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
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
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
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
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
之風頽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遭哉能
以不可意境爲師友堦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迴遡
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

並示中
前病中

男子家頸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

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間好
惡升沉之地弗能挺然獨立知而甘昧一息不來杳
成千古滯魄悠悠出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
臼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
浮雲一朝願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

示賀
知悉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沈萬變情與無情卒不可以
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盖有名
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煖
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
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

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也可不慎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生死順逆念卽話頭話頭卽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間光霽若清風朗月使牛馬雞犬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

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叅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摸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歿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

示弟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歿獻萬肉不過特重其黑業耳奈世俗冥盲卒難諭之正理且順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權與之浮沈陰以理折其情密爲調攝功久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

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

示弟

夫禮者身之幹也幹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幹資本惟兢浮華所謂幹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束力于茲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慈勤獎勸之使其幹端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毋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

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畧是乎哉密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荆染奚爲

示黑口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咒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

學者集
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
來修習佛乘之鑑

子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獎黑白深矣夫禍福
莫烈于死生真僞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
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
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
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頽然而臥
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
智者道難與衆人言子當默而痛思必自知此老用
處子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寂枯坐

設偷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
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
佛持咒叅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
見

答吳
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挈天
地整萬物以小身爲身者能則周旋一家不能則一
身尚不遑理況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
者迷而莫覺小身乃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既
非本有翻堅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卽大心
昧矣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象

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無始則無
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際處方寸而包空
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
雖然較以五尺爲軀方寸爲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
培塿而忘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卽
夜繼晷勤勤補鈍緣文字之階級究佛祖之心髓理
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火熾然勇而
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爲大身譬如投片雪
于紅鑪擲殘冰于春海復何難哉

示余生

佛法雖大大于衆生之心若離衆生之心則大無本

由是觀之則大乃衆生自大耳故發大人心者爲大
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
貴恒之故曰立心不恒咄恒則吉不可量

示元信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藏至于
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達君子之所務
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代不闕人雖求之于紙
墨十年之功不若求之于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
謁周茂叔一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
之六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旦
少睡卽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于入叅大

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會妙悟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非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推門落日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真學真才也再

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卽心也此又其次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旣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于約言之此心愛人卽仁施仁得宜卽義於義合節卽禮于禮通變無滯卽智于智誠恪克敏卽信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于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真儒在老謂之真道在佛謂之真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

大盜生賊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妳
誑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
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
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熟當熟四書白文及
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
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
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
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兔亦爾或曰先日量根器
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照之無乃自背
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有妙處非子所知

勉韓生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與畜生
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循度日無所長
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
爨畜生可以供庖膳由是觀之人爲萬物之靈飽食
煖衣垂死而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
見我于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于茲則汝善根靈種
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精悍且多
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之望汝作大法城
塹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
做去惡其人必須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

個須字能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爲教述不同妄生分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以心法微耳此書既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渠成如此發軔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

囑傳爾庚

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亘大夫

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鑪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真將軍何須武庫中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卽此一瓶花一鑪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爲鼓以妙高爲杓搥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刹那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旣曰觸事而真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間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

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真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真道後啓卽此言之會萬物歸已者書無内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卽謂之明德在中庸卽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

易爲太極爲八卦在書爲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則舞蹈之此心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根神凝方寸天花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實相在悟謂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天魔不能沮風火不

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雖黃不准將佛法世法攪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納絹從荆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荆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例要我

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是魔說是以佛前真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與穆與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罇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旣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

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卽是色空不可得色卽是空色不可得空色不得誰辨空色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虛空可以有骨兔角可以爲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卽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卽是法王宮

示興穆

離一念之前者則剎那不可得離剎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吉水曾乾亨不知何處持來施與廬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林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卽持此輪現與林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鉤鎖卽近示遠卽大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海手把豬頭戒珠光淨違順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

二乘觸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荆棘叢生孤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囑

鳴邢
林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殼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旣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

治國國之賊

示弟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卽今次以眼聽我說法聲音

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飢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真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

你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苦意
卽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這肉塊子
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
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
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
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
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不痛醒
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綿愈固于劫萬
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
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臥火坑

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
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
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
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漏身中荆棘種彈指蓮開
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遙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
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

示亡靈
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蓋以飲食男女之
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
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

也敢問其方紫柏道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遍則

死生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

示張茂才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卽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卽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真勝義諦有名而無寔乎

問懷慈常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平心無事而神棲于平雖萬怪叢輳千險迭至直以空平應之超然有餘矣忽細故掛

心神泊感慨卽鴻毛飛前橫以爲大鵬垂天耳又鳥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

示元信

世有三教而道統各有所宗儒尊孔氏道尊老氏惟我釋以三乘度人卽四十九年所說經典皆有直指人心處而仁見爲仁智見爲智但後人止以文字推求始失其旨則其斬盡葛藤頓超無上者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一派然邇其始自釋迦文佛觀明星而悟道迨拈花微笑迦葉得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祖宗門一派始流傳後世令英靈漢子各證無生旣而宗分五派派各其源有號臨濟宗

者曹洞宗者爲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派雖有五總使悟性明心各昌正教其與初祖東來之意一也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天下謂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遂從真字左駢舍十五字曰真法元在解契恒靈慈門師子大吼雷音右駢舍十九字曰真三聖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自今而後支雖有二而派則合一總期宗風不墜源緒無訛續薪傳之一燈繼燄者於古昔則在後人之克繩無怠云

法派宗派說
示慈航渡子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能洞然

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榮辱死生皆刃也欲使刃之不傷莫若不見全牛爲嚆矢耳蓋刃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傷而牛本不全則刃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神爲刃游于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

以宰制矣況有形者哉

示元
便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生則性天廓徹卽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管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

於窮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到
卽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處無昧耳
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
現行鑄情而復性子其勉之

再示
元復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身心不
下却難果然真正男子直下究竟此箇身心是我的
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
些子實能覷得破十方諸佛底鼻孔卽是民部底鼻
孔儻卒未能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籐與民

部聽去此身心若要將就奈何他當觀何由而有
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合此心不
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受想行識謂之四
蘊卽就民部皮肉筋骨種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
血脈津液便利便是水大徧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
動轉助民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
皆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手舉
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如何手足宛
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闕風緣故也此四件合則有身
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

與外之四大是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地大眼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上點的及一切日色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客帆飽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此與民部別則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此四大開而言之謂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古至今並無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大而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卽是外四大若卽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之土九江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爲自己身耶雖至愚之人

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卽輕身相旣輕便把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能動其餘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中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道理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此遇境逢緣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起者先推於我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可得合而能起耶這裏民部瞥然省得雖不謂之了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謂之受

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便是前境此受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不想又何來想既不行亦何來行既不有識又何來蓋是因受所以有想籌量卜度謂之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有識此非強配乃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貧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敎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卽如古德問僧卽心是佛乃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

得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衲僧的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峯前雲去來等閒觸着民部鼻

示于民部

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法名則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矣以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之卽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遽廬乎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以

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刻也而一刻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鏗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心空萬曆癸未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音言此觀旨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園齋中逆而思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

草之辰叅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慧大是好事亦當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爲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鈍發心真而精進猛卽得道快當如發心不真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

旨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懶惰負青春辜白日
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
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
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爲盡心又當勸
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娑婆爲毒瘡
之鄉極樂爲安樂之窩盼時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
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養父母雖
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
子繼歿妻妾續亡遑遑道途持四喪南歸卽聊城傅
氏愛女亦繼堅默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

肉俱遭此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
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使汝
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
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怖於西方生決定信
心何異戰陣而搥鼓鼓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
卽如無常爲旗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卽明亦是拍育榜樣
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我眉山行期迫
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聲時卽壯行色
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

不長進未可定如聞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

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庚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長大終必知也噫種樹方高寸年多成

茂陰

示興嚴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
用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曰見此外見麼

曰不知余喟然歎嗟久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

示如聞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

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真
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
攢頭相授依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卽爲究竟
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
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
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着芒刺相似此
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旣不知身心來源卽此身心
障礙不淺如是不啻湍激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
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閒在何則不知
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

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動莫先於有智
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
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
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
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
大丈夫真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
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
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
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
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

然擔荷得真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叅
禪門中亦推爾不由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
仙到叅禪門中皆是未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
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
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

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
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
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
在未來心不可得咦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

鷓鴣

乎沈少江居士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
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
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已而已自心旣得孔孟之心
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
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
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
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
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斂情馳欲境
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

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卽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
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
心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道義
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心不悟雖強
制之終難拔根根旣不拔工夫稍懈則人欲之芽勃
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
處屙屎放尿處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
於物耶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
中如何不見五藏生於身外則與自己了無交涉如
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我應之心本自

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擊鍾磬於木偶人傍胡
不見其生心耶心雖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
我之間若離物我求心卽如撥波覓水也若卽物我
是心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卽不是心畢竟如
何是心於此叅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而悟則孟子
求放心效驗不待求于孟子矣

求放心說
示弟子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出見揀
見出空蓋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故曰空見不分
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
空無體見不自起起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

無分別故曰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比

量矣

示次公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旣形所發不過不乖未發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則吉祥駢集不和則萬戾勃興吉祥駢集則與佛祖聖賢同一血脉萬戾勃興則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旣深雖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造物爲力毘嵐爲鼓鞫卒難陶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衆生所以爲偏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爲吉祥不得其正則爲咎戾咎戾則所召惟苦苦則精神惶怖魂魄

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與吾佛祖同然故戾於墮者爲脩羅戾於愚者爲畜生戾於怪者爲餓鬼戾於惡者爲地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六道者也然爲天不覺亦可以爲人爲人不覺亦可以爲畜若是衆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其真未之有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塵沙三則無明凡血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不融於道不妙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妙則統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億人我山高順之則歡然而悅

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旣生靈臺卽昧靈臺旣昧見
色卽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
惡影子斯皆由塵發知知迷成戾戾則乖真一塊圓
明六識破碎旣爲識矣計身爲我男女相誑飲食相
滋情波浩浩湫汨靡常於臭鬲髀上妄想窠中作種
種惡露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幽繫長劫變易形骸升
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所咬尚側掉而不
安聞是劇苦而心不動者謂之最靈可乎以要言之
一切劇苦始於不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
於無形中妄見有心旣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

濕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受者
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不覺因行故
堅固執着能所八法于死生榮辱得失關頭小有所
犯則心魂皇怖毛豎骨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
地以濕歸水以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
受以行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
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在於此
洞達則可轉萬戾而爲吉祥化不和而爲中和身充
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勞此觀之門以空爲路
千里始步空非是道道卽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

家曲調嘆剪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

示元廣空觀說

在立則如候大賓在輿則如朝至尊此兩句書如不

動舌根團圖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猶未盡美咄一

片心光恒不昧虎狼羣裏總春風

示吳元石

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兀然矣今一切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膜而不知卽六尺之間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卽用周六尺之知求之

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卽等木石求無上道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卽周六尺之知耳如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卽痛究之

示卜生

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塵刹而不厭勤循一真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爲自己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攀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

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繼往開來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豈有是處

下法鐘

昔毘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我則曰若能轉病卽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

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旣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趁此時節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生不死也不甚奇特卽生卽死也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病屬誰

示項居士
東源病中

夫鐘不撞鐘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無鳴五各無聞各旣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哉夫合三五而無鳴聞則鳴鳴聞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

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真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真契究其功能非大圓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卽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鐘撞苟微其人則鐘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鐘撞則人不能作鐘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鐘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鐘撞亦無功也惟其能所無功功無有待功旣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鳴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薦必根境抗然

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縫纔開事理鈍置或者謂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

釋東坡法雲寺鐘銘示元一

夫鐘懸而無撞撞有而無人則鐘與撞不能相鳴必三合而鐘始鳴故鐘未鳴時聞不自聞必資鳴而後聞鳴與聞并前之三者非五合而後有聞則缺一不能聞可知矣五合而後聞聞果有聞耶無聞耶如有

聞聞應有五如無聞則何殊木偶哉惟聞而無聞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聞則聞無所在聞無所在則眼與鼻舌身皆可聞也豈耳獨能聞耶若然者則正聞時聞本無聞聞既無聞謂鳴有無者非也嗚呼衆人擾擾束耳能聞則大圓鉉然臥士擊撞謂之無聞可乎然無人引之功則兩者無用雖藉人引若微兩者人亦何功互而推之皆非有功非有功故無所不功如是則大圓廣長舌相徧覆十虛說無盡法然非以眼聞之誰領玄旨又臥士與人卽舌耶非舌耶卽舌則舌不撞舌非舌則舌不能徧古德有言曰喚作竹篋

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今窮舌相於是則舌相又翻成竹篋子矣由是而觀則不免礙塞天下人去也故問關吏可否者未過關者也如慣過關者自能掉臂而行肯復更問耶如未過關謂聞非聽謂聽非聞何異宰割虛空爭其多寡而擇其肥瘦耶

二水元

四方上下謂之六合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以爲方決不可易根決不可紊則謂之衆人是不知方生於無方根生於無根設知之則方之與根果可易耶果不可紊耶雖然惟聖人在方而不爲方之易寄根而不爲根之移故能顛倒上下反覆見聞指地爲天

指天爲地以耳見色以眼聞聲無爲不可也

示觀宗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半偈者乃我大雄氏雙林示滅時作也自古諸師解有多種有藏教生滅寂滅有通教生滅寂滅有別教生滅寂滅有圓教生滅寂滅藏教必以撥生滅之波取止水寂滅爲樂通教以卽波是水爲樂別教以波可會水水還成波不波不水爲樂圓教以一波無水不波一水無波不水以不波不水無往不波不水爲樂也者於此旣然舉一物會通萬法皆具四教之旨顧其人善通不善通善用不善用何如耳達觀道人則不然別有出身之路請有

緣者火速薦取如何是生滅滅已吾指解伸如何是寂滅爲樂吾指解屈伸今屈今卽吾指兮離吾指兮非卽非離兮是卽是離兮眼中有筋骨裏有骨快性男子向此咬嚼得破則三世諸佛與此人作奴兒婢子去歷代祖師爲此人爲牛爲馬去若咬嚼不破正好向達觀栗柳棒下討分曉去珍重珍重

示忍

此身本是血肉筋骨及涕唾津液煖氣動轉之風攢湊假合便有此相若能將此相識得破了便得真身真身之好不生不死清淨乾潔不同肉身有生有死有病有苦有勤有懶種種之苦都是此不淨血肉之

身所招來常當行住坐臥諦觀審察身內五臟之上
五臟之下五臟之中一一逐臟推尋肝在何處肺在
何處腸在何處肚在何處腸中所藏何物肚中所藏
何物著實看得分明想得明白了又當觀察從足至
膝是幾節骨從膝至上又幾節骨從胸前至頭頂上
種種觀察何者爲胸膈何者爲咽喉何者爲頭頭中
又有何物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
照面了了分明自然衆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
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
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忽若忽了不依

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在諸病相尋死去人身難得
至祝至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
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
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
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夢悲歡離合與
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
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
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顛倒從境
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
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爲根因有受蘊便有

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爲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爲境耳以聲爲境鼻以香臭爲境舌以滋味爲境身以觸塵爲境意以五塵影子爲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卽得真身以四蘊觀心卽得真心真身無死生真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卽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說不虛猛生信心我說

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

此語可畏可畏

示某居士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不能自覺要待逢緣始覺無性一覺無性則能履憎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爲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水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冰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卽如知水爲水則無冰而非水耳智潭智潭汝發此心誠爲希有此點初心

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然如是智潭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炎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事戒沙彌事戒比丘事戒智潭汝當先受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云云

授智潭戒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着淨人試火者三一一皆響如破熱之雷忽憶佛令羅喉羅擊鐘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例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間亦安

可得日前大衆以此聽爆竹之聲則此聲卽達觀老漢廣長舌相也雖然可與知言者道不知言者管取未夢見在

燒爆竹示衆

若睡了不作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屏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計箇下落方好商畧此事如若乘興而來興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此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來且見懷有目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俟人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人期時光不可把玩得

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爲風雨摧謝慨花易謝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麼處若檢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好設檢不出儒也沒分老也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真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輕見此語聞此語孰不感痛

丁馬新甫

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卽是無明不見有身心卽是大智慧噫無明智慧初非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槃菩提非求卽證

示懷慈

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己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辟如甕外運甕不惟一甕可運雖百千萬甕可以命人運之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衆人異此辟如身困甕中而欲運甕雖一甕決難運之況多甕哉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粗

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離身之觀稍
稍成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難窮矣身者何義
身以聚爲義心者何義心以附麗爲義故曰離者麗
也由是而觀先須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
則心不能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毘舍
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與夫
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但衆人不以
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言障礙所以通者成
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
燈來前吾語汝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

然得則治身治心若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
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榮辱風
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爲前境所轉則身存而無
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偏慎之體之則千萬甕
可運也

示智
燈

饑人所燒可以食救欲人所燒難以色拔良以食飽
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易不同然皆同
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
而觀一切罪業必以愚癡爲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
心明了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爲母今有人于此視母

爲路人自以爲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

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有心無心之別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非有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夫禍福莫烈於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耳何謂原始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以然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然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以性成堅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未易也子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

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子不覺置卷熱淚橫流夫何故慙我自無始以來堅執一合相計爲實有勞彼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開我迷雲奪我執恡不異殘氷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恩此德深大難酬我旣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若無也況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所成卽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卽仲尼要終也以黑白之徒習儒不閑儒習佛不閑佛致不遑會通焉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

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理則無我而靈老人願聖香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靈者爲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慨切聖香痛勉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者爲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者乎然微可見之物則不可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不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

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雖至愚不信予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赤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間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爲心而遂認心以爲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卽

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爲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旣不可謂之性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卦之內外爻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

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真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真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卽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

痛哭知知源源得知自歇知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顧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得來方可示物

示聖賢

男子家不知自重自大則靡所不至矣不自重則物重而身輕不自大則物大而我小重者大者我則蔑有輕者小者却受不辭夫至重至大者無擇老幼賢愚誰不具足特以微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

示馬子善

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
大心凡夫卽熟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卽生滅之心漸
副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始登初
住辦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味久他
種安知

生鐵男兒欲究明此事無擇智愚但辨肯心直下卽
得噫當昧爽之際交生滅之時頭面忽呈動睛已失
故曰彩雲影裡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
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

心光本湛妙物無累橫生知見失彼精明是以眼識

黏色耳識黏聲鼻識黏香舌識黏味身識黏觸意識
黏法奔境流逸竟各忘返殊不知五識一覺唯六熾
知六若不熾彼覺何咎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
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故全覺斯缺
能悟潛起痛於境緣逆順之際是非榮辱之場歷然
挺然觀一切得失如雲觸石如風過樹了無窒礙始
不負爲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負之生不若死也全其
體之則缺者全矣缺者全卽屙屎放溺皆佛事也寧
獨拈香撥火爲佛事哉

示全禪人

韓信白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

戰已戰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手捉物戰已如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久得入一旦十八界魔兵蕩除五蘊巢踢翻一安永安長劫作個無事人去如此豪傑將韓白較之奚啻醯鷄之匹大鵬也本白白本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膏盲之疾未瘳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

示狄明叔

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業就艱難鳩毒浮華驪珠澹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擴襟抱於愛憎之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尊知而履韜壁而光尚友千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拔拳石難傾汝果能之不負此晤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閨閣之間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翮於黃埃之上安可得哉

示于潤甫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瞠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

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乃黑白凡夫之模範也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韋陀五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有正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待了因佛性開之

了因雖能開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卽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熏發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真積功終謂之金剛無礙智金剛無礙智謂之如理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

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
化之倘不假模範欲其成佛祖聖賢之像終不可得
也故教必有師開理則圓理圓則行不偏行不偏必
正果大備然華嚴文富法華幽邃楞嚴微密圓覺簡
備此四法寶當各寫一闍澡身漱口置闍佛菩薩像
前嚴整衣冠至心禱祝弟子某如往昔親近佛菩薩
因緣何經因緣熟信手拈之拈得何闍卽闍得經盡
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
敢獨善一已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
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曰早被
這缺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窩
曰旣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
誰家窩曰棲泊宋別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
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
猛然有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
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
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別
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撥雷雨竟無有答詰朝遂別
於天池只今天池風月依舊而問撥話頭不知得依

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真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
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
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
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語言文字之先之
心卽鼻祖東來直指之心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
疑用處廓達則天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
西蜀一省不需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
不久立化於多人之中啟無量黑白信心雷雨居士
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則峨嵋風月又豈在天池之
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達觀則曰若

人識得心心外無風月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
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
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
頭利敢問王制臺與城都使君且道修山主與達觀
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窩白不踢翻也不
妨倘辨不出卽踢翻教理行果窩白管取此身直得
無棲泊處偈曰峨嵋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
心外了知無別法境緣逆順盡吾師

寄示雷雨居士
兼轉王制臺

偶與宇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昧終始如王太
傅勘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轉轉接拍冷然恰好朗

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賓主酬酢如兩鏡交光瀾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一毫擬議卽片雲點太清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會不可作有心無心會觸着卽應念念慮可及靈然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熟權衡在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巧淮陰作略直得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別人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尚不可得何況真沒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歡喜去蕭蕭夜雨蒙頭坐淚洒春風不盡哀漫山徧野野狐精

到處逢人瞎眼睛實法與人誠漏逗無規說法轉悲

零

晏坐下
仲來

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衆生見妍是妍見醜是醜諸佛亦見妍醜了然不昧如何衆生卽是妄想諸佛便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中不生執着一切衆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着所以被妍醜轉却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是教中糟粕衲僧門下卽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不是觀音卽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及入魔隊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子去朝朝夜夜夜

夜朝朝將此身心着何處行藏曾不離刀山

示仲來

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濃厚增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真行不力千生萬劫受他累墜卽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女既有淫慾不斷籍此爲樂迷戀沒世終無醒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溺孔斷送一生一慾迷心萬理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言父母之言永不入耳君臣分上往往有犯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

色慾迷人如此惡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纏綿靈識何日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害人不過此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尚難解脫惟有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果明師良友不言世務但究真宗以般若靈津迭相澆灌耳根薰蒸了因正因漸着孜孜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死高超塵網頓脫如華鱗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眷屬利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世人皆以爲重如真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眼不可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子定是魔家眷

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況聚首促膝而論道哉仲來此理亦當謹慎自己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造殿濟貧拔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正教得行魔風殄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剎如春廻大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叅隨弘大法化必今日培植者噫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不可不取

示仲來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蜿蜒蝮蝎無非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本色聖人若有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故觀音神頭鬼臉凡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

一皆菩薩悲田所出譬夫片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量分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自要沈没于佛出世也難救取

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白毫相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故檀越滴水根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中由是施者及其受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空不昧物我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

受白相禮佛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卽平常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卽是諸佛平常之心也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脫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

生矣此一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窮之謂也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先則禍福爆落但

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自有閻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擔憂蓋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本不有何況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懽悅於不可意境便不耐煩此懽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此兩者果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

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強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成觀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真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泝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滅視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夫業未嘗不真心亦未嘗不真業之真卽心之真心

之真卽業之真真外無業與心心業之外亦無有真卽此觀之一切衆生於顛倒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心卽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無所能何事非真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便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熟研真理生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卽一切萬法妙卽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真故曰借婆衫子拜婆年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所能不昧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憎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用愛憎根境雖無性則無往而不搖我精精搖則六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自然活顏回心死活不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蓋回日用之際回必知民民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
所橫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
在我中

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生既生矣不能
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爲福死爲禍故曰禍
福莫烈於死生蓋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
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逃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
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
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已謂之外道以此觀
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生滅滅動動靜靜

通通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
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爲生滅遠取諸物
則爲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
塵泝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
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
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不法自知則
諸滅相永不能惑嗚呼使貪長生者洞悟此旨則痛
悔向之所爲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蹈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
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

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熱熱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熱熱爲濕濕爲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果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

義理辨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卽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

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卽達本達本卽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此一合相是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况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爲須彌雖則堅固勝一

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陳米耳
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爲微塵使衆生知三
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爲微塵衆況
我最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
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
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
不可得以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
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
畢竟安着何處偈曰兔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
爲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卷終

